

清华学堂润我心 历尽沧桑笑人生

○曾 点（1962 建筑）



曾点学长

时光飞逝，一眨眼，我们都从一群年轻活泼的青年变成了两鬓斑白的古稀老人。回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不知从何说起，甜酸苦辣，时起时落，有成功、有挫败，有欢乐、有悲伤，有分离、也有相聚。

清华是我们青春的摇篮，在这里，我度过了一生难忘的峥嵘岁月，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回顾走过的道路，我们笑看人生，没有遗憾。

初进清华

1956 年，我从上海市第三女中高中毕业后，登上了清华组织的上海学生赴京的“特慢”列车，走了 60 小时，终于到达了北京，开始了我的独立人生。经过加试美术，我进了建筑学专业，被分配在建

二二班。罗征启是我班的班主任和辅导员，我被指定为团支部书记，姜中光是宣委，江崇元是组委，徐锐是班长，吴迺申是总干事。

开学前，要我去通知这些人开会。我到平斋去找姜中光，在宿舍门外听到小提琴声，一敲门原来他在拉小提琴，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心想，建筑学的学生果然文化修养高！在开第一次班会时，班长徐锐站起来滔滔不绝地发言，又给了我一个惊奇，我想，北京的同学不愧在首都生长，这么会说话！我心中有点紧张，我这个支部书记恐怕难以胜任。

到清华后，我们女生先住新斋，开学后，建筑系女生调到十五宿舍。我们一年级住一楼，三个小班共六间房。我和袁良书、姜慧嫔、王凤凤四人住一间，上下铺，我这个第一次离家的上海小姐睡上铺。有一天，袁良书对我说：“你是不是把床铺一铺？”我心想：“我铺了呀，怎么还要我铺？”原来，在上海家里铺床我是把被子放平再加一个床罩，但在北京是要把被子叠起来，这才是铺好床。有一天刮大风了，我说：“大概要下雨了！”袁良书和姜慧嫔大笑说：“刮风是要天晴了，不是下雨！”我心想，连天气也如此不同。

难忘的学习生活

清华建筑系给我们的专业熏陶使我们

□ 我与清华

一生受用。我们的系主任是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他告诉我们“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我一直牢记心头。我们的副系主任是世界著名建筑师莱特的弟子汪坦先生,他告诉我们“少就是多”的理论不敢忘记。清华的师资力量雄厚,老师们传授了各种专业知识给我们,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给了我们真正建筑师的功底,使我们走遍天下都以一个清华建筑系的毕业生为荣。

最难忘的是在清华学堂通宵赶图的日子,是背着画板到颐和园画水彩的时光;在中国科大工地的实习,山西太原的工厂实习,这些画面都历历在目。可惜时光不能倒流,只能让那些甜蜜的回忆留在心底了。

历史的误会

承蒙我班陈衍庆同学在《新清华》上写了一篇关于我和江崇元的文章,使我在清华园出了点小名,后来被调到学生会当文娱部长。其实我本来是一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女,胆小害羞,但阴差阳错地居然做了学生会主席及北京市学联副主席,我根本就不是这块料,这实在是历史的误会!但我也不能否认,这在工作能力上给了我很大的锻炼,对我一生有用。当时,要我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去领导高班的大哥大姐,赶鸭子上架,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

1959年,清华成立了学生文工团,我成了文工团团长。后来,文工团的骨干都要从班上搬出来集中住宿,我的社会工作很重,除了上课以外,我在班上的时间很少。所幸我们建二班的同学十分活跃,80%的人都是文工团团员。我在工作上得到班上同学的大力支持,似乎跟班上的

同学还很亲近。我们建二的同学在文工团都是骨干,姜中光是军乐队队长,韩金晨是军乐队二队队长,王申如是话剧队导演,麦木兰、许同鑫是清华有名的独唱和领唱演员,龚耀祖是第一手风琴手,张培根是曲艺队说山东快书的名演员,李泽勋是小提琴手,莫宝璧是大提琴手,唐海光则是舞蹈队的活跃分子,而舞台美术和灯光组就由建二包了,屠舜耕负责舞台美术,王伟麟负责灯光。

我们班创作和演出的雕塑剧更是全校闻名,在为全国政协演出时受到周总理的夸奖。可惜当时没有现在的条件,否则就可以看录像了。

走出清华园

毕业以后,我走出了清华园,回到了全力搞建筑专业的行列。建二分配在北京工业设计院的人不少,所以一点也不寂寞,仍然过着无忧无虑、单纯快乐的生活。每天上班搞工程,下班一帮年青人在一起说说笑笑,有时到新疆餐厅去吃夜宵,吃羊肉串、冰西瓜,其乐无穷。

在“文革”中的1969年7月,我儿子才一岁多一点,单位要我必须随设计院下放到河南干校去接受再教育,当时丈夫李键早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农场,我只能求救于我母亲,请她立即退休来帮我带孩子。后来,新政策下来,夫妻双方可以调到同一个农场,我便调到了清华教师下放的江西鲤鱼洲农场。

重返清华园

1972年,鲤鱼洲农场由于血吸虫病严重,周总理下令撤消农场,我便随清华

的人回到北京，又重返清华园，重返建筑系。我被分配在清华建筑系设计院，一边搞设计，同时带学生毕业设计。

“文革”结束后，学校要给汪人杰同学平反。说来也怪，汪人杰同学原来是我们建二二班的，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校期间竟然被捕入狱，之后就没有任何官方消息。后来听说判了五年徒刑，他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要给汪人杰平反时，我是建二唯一在校的人，就义不容辞地把这件事担当了起来。经过各种周折，终于找到了他的下落，他在南京。后来他来清华办平反手续时，我们又见面了，我感到很无奈，一个人有多少个五年？虽然平反了，但最好的青春年华被剥夺了，物质和精神的伤害又怎样挽回？所幸的是他现在又回到了我们班友的队伍，每次看到他和他夫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心里都非常非常高兴。

远涉重洋 开始新的人生

1980年，我在美国的表弟替我申请到自费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硕士研究生的机会，以我清华大学的学历及毕业后的工作经验，只需一年时间就可读完。我成为加州大学建筑系接受的第一个中国大陆的研究生。当时我已年过40，要到一个陌生的国家，用不同的语言在新的环境下奋斗，倒也需一点勇气。凭着我中小学时在美国教会学校读的一点英文底子，我到了美国倒还能很快适应。其间，我还作为交换学生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去学习了一学期。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系系主任介绍我到美国东部各大学的建筑系，如哈佛、麻省理工、耶鲁、普林斯顿以及加

拿大多伦多大学去客座讲学。我从国内带了一些中国建筑及园林的幻灯片到处游说，并参观各地的有名建筑。回到加州后，我在旧金山市MBT建筑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工作，开始了我在美国的建筑设计生涯。MBT建筑事务所是一个专做高科技建筑的公司，我在这个公司做了一些大学的实验楼，如加州大学伯克利的生命工程系新楼，史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细胞及基因工程研究中心；大的石油公司的计算机中心等建筑。

1992年，我考入了旧金山市政府的建筑工程局，做了一些我喜欢的工程。我最喜欢的就是旧金山市歌剧院，我好像与剧院有缘，我的毕业设计是斯里兰卡的会堂，回清华以后带学生的毕业设计是总政文工团的排演场，现在叫中国剧院。做学生时，因参加文工团经常与剧场打交道。此外，旧金山市交响音乐厅、市政府文化中心、市立医院、市立图书馆等也都是我做过的工程。我还做过监狱、消防站等特殊建筑。

2003年我决定退休，好好享受人生。

做回我自己

我儿子1985年来美，当他大学毕业以后要到外地去工作时，我开始考虑我应该如何过自己的人生。前半辈子为祖国、为事业、为家庭贡献了青春，现在应该想想自己了，可以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了。我从小喜欢画画，所以进了清华建筑系。但在学校时社会工作实在太繁重，除了上美术课外，根本没时间在这方面下功夫。到了美国，这里的成人教育的条件极好，从1989年开始我就在成人大学上水彩课，



曾点学长创作的水彩画

先后在不同的成人大学跟不同的老师学水彩画。我的画画天赋并不很高，只是喜欢和多年来的坚持，我曾开过一些画展，有个人的也有与其他人合作的，还先后出了两本画册。现在，画画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这个人不喜欢体育，但我知道人必须需要动才能保持身体健康，于是我就去学跳舞来代替体育锻炼。多年来，我学了各种交谊舞，包括拉丁舞和阿根廷探戈，随着美丽



曾点学长一家祖孙三代

的音乐翩翩起舞实在是一种人生享受。

退休生活

退休以后，除了画画、跳舞之外，我又参加了一个华人合唱团，同时开始跟一位声乐老师学唱，唱歌也成为了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合唱团每周练一次，每年演出一次。2011年4月，我在声乐老师的鼓励下，七十多岁的我却大胆开了一次独唱音乐会。

退休以后还有一件最快活的事，就是和一些老同学和新朋友们一起出去周游世界。我们前后去了希腊、埃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瑞士、德国、奥地利、俄罗斯、匈牙利、捷克、土耳其、北欧、南美、南非、迪拜、日本、印度和中国宝岛台湾。

2008年5月，四川大地震。我的中学老学长主持的美国1990学社在美国募捐筹款，帮助陕西灾区重建一所小学校。老学长找我去义务做设计，我当仁不让。2008年10月，我与一位美国建筑师一起去了灾区。2009年5月，完成了一座绿色小学的设计，2010年6月竣工。此工程在2011年5月份的美国家建筑师杂志上发表，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发挥一点余热。

2009年7月，我应邀到奥地利维也纳南部一个艺术学院的暑期班去讲学并教水彩，我以“中西方绘画的结合”为题，试图弘扬中华文化艺术。回美以后，用同样的内容在不同场合做了报告，也算为传播中华文化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